

中国新文学 作品选评

孙昌熙 朱德发 臧恩钰 主编

中

中国新文学作品选评 (中册)

孙昌熙 朱德发 臧恩钰 主编

辽宁省教育出版社出版 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朝阳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220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.5

印数: 1—4,000

1989年6月第二版

1989年6月第2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一心

责任校对: 中 木

封面设计: 邹本忠

统一书号: 10371.39

定价: 3.00元

ISBN7-5382-0319-3/I·12

本书其他编委

顾圣皓 梁积荣

李仁和 张瑞

马力 董振泉

姬学友 戴克强

中 册 目 录

终身大事*	胡 适 (1)
获虎之夜	田 汉 (4)
赵阎王*	洪 深 (35)
一只马蜂	丁西林 (41)
雨巷	戴望舒 (64)
血字	殷 夫 (67)
老马	臧克家 (71)
罪恶的黑手	臧克家 (73)
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	艾 青 (82)
短裤党*	蒋光慈 (90)
啼笑因缘*	张恨水 (94)
为奴隶的母亲	柔 石 (97)
二月*	柔 石 (124)
丰收	叶 紫 (127)
八月的乡村*	肖 军 (142)
生死场*	肖 红 (149)
山峡中	艾 芜 (156)
林家铺子	茅 盾 (176)
春蚕	茅 盾 (219)

子夜*	茅盾	(244)
家*	巴金	(250)
月牙儿	老舍	(254)
骆驼祥子*	老舍	(284)
边城*	沈从文	(288)
上海狐步舞	穆时英	(296)
春阳	施蛰存	(310)
死水微澜*	李劫人	(322)
为了忘却的纪念	鲁迅	(326)

(* 者为存目, 附“内容梗概”)

终身大事

胡适著

内容梗概：

故事发生在“五四”运动前夕。在田先生的客厅里，田太太正在让算命先生给自己的独生女儿田亚梅的婚事算命。昨天她为了女儿的婚姻大事已经到观音庵问过菩萨，求了签。签诗上说，这门亲事是做不得的。所以她心里疑惑不定，今天上午又请了城里顶有名的算命先生张瞎子来排八字。算命先生据命直言说：“这门亲事是做不得的”，说是因为“男命是寅年亥日生的，女命是巳年申时生的。正合着命书上说的‘蛇配虎，男克女。猪配猴，不到头。’这是合婚最忌的八字，属蛇的和属虎的已是相克的了，再加上亥日申时，猪猴相克，这是两重大忌的命。这两口儿要是成了夫妇，一定不可能团圆到老，仔细看起来，男命强得多，是一个夫克妻之命。”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，正合了昨天田太太从观音娘娘那里求来的签诗上的意思：“夫妻前生定，因缘莫强求。逆天终有祸，婚姻不到头。”田太太对这种骗人的封建迷信，如获至宝，谢了算命先生并付了钱，让女仆李妈领了出去，正碰上女儿从外面回来。女儿心神不定，并以“爸爸不准算命”为由，责怪妈妈不该算命。妈妈认为做父母的对儿女的终身大事，需要加二十四分的小心，是马虎不得的。深信算命先生排的八字和观音菩萨的神签，坚决不同意女儿同陈先

生结婚。田亚梅见妈妈不同意她的婚事，急得哭了起来，心想，爸爸一定会同意的，因而期待爸爸回来做主。

田亚梅在日本留学时，结识了有钱人家的子弟陈先生，他们自由恋爱并决定结婚，却遭到了田家的反对。今天早上，陈先生看见算命先生到田家来，就打电话告诉了田亚梅，于是亚梅回家探问；他坐在汽车里在街口等候消息。亚梅知道妈妈是不同意她同陈先生结婚，但还希望爸爸会帮助她的，于是叫李妈给陈先生送信儿，叫他不要着急！

田先生回来后，责备太太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却相信泥菩萨、算命的瞎子，并认为这都是骗人的。田先生虽然不相信“泥塑木雕的菩萨”和那些胡说乱道；同时他也很喜欢陈先生，认为选女婿也会选中他的，是再好也没有了。可是他却不同意女儿同陈先生结婚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亚梅惊惶不解，她苦苦哀求爸爸。田先生捧着一大部族谱说：“我们田家两千五百年的祖宗，可有一个姓田的和姓陈的结亲？”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陈、田是同音，两千五百年前，姓陈和姓田的是一家，现在外表上看来是两姓，其实是一家，因此陈、田是不准通婚的。如果通婚就触怒了祖宗，就要被革出祠堂，甚至被罚款，还要把“田”字改成“申”字，才能进祠堂。田先生以这种封建习俗的“祠规”，来反对女儿的自由结婚。尽管女儿情愿改姓，田先生也绝对不允许，并说，已经问过那些老先生了，他们都是这样说的。“我们做爹娘的，办儿女的终身大事，虽然不该听泥菩萨瞎子算命的话，但是那班老先生的话是不能不听的。”女儿听了爸爸的一番话，由“惊惶”而“绝望”；气愤地说：“爸爸！你一生要打破迷信的风俗，到底还打不破迷信的祠规。”她哭泣，做

梦也没有想到爸爸也是这样封建顽固。

李妈进来，招呼他们吃午饭。爸爸、妈妈叫女儿同去吃饭，亚梅气得不想吃饭，向李妈打听陈先生还在街口等她吗？李妈把陈先生捎来的信交给她，信中写到：“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”，在陈先生的“你该自己决断”的鼓励下，她鼓起勇气，匆匆写了一张字条：

“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，孩儿该自己决断，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，暂时告辞了。”就这样，田亚梅决然离家出走了。

（李桂兰）

获 虎 之 夜

田 汉

时 间 某年冬夜

地 方 长沙东乡某山中

人 物 魏福生 富裕之猎户

魏黄氏 福生妻

莲 姑 福生独生女

魏胡氏 莲姑之祖母

李东阳 邻人，甲长

何维贵 李之亲戚，农夫

黄大傻 莲姑表兄，贫颠行乞

屠大、周三 魏家所雇之长工

布 景 魏福生家的“火房”，（即乡人饭后的休息室，客来时的应接室，冬夜的围炉向火处）开幕时魏福生坐炉旁吸水烟。其母老态龙钟坐围椅上吸旱烟。福生之妻正泡茶。莲姑十八九岁好女子，虽山家装束而不掩其美。将泡好的茶用盘子托着先奉其祖母。次奉其父，次托茶四杯出“火房”送给其家的佣工。福生目送其女出去，对其妻低语。

福 生 我们这孩子嫁到陈家里去不取第一也要取第二，他家那样多的媳妇，我都看见过，单就人物讲，很少赶得上我家莲儿的。

黄氏 （感着一种母亲样的夸耀）前几天罗大先生也是这样说呢。可是也不知道费去我多少心血才替她挣了这样多的嫁奁。不然，单只模样儿好，嫁奁太少也要遭妯娌们看不起的。

祖母 但也当感谢仙姑娘娘，难得这几年家道还好，新近又连打了两只虎。不然的话，你有这样顺手吗？

黄氏 镜已经装好了没有？

福生 早就装好了。可是还没有上线。等到稍晚一点，把线上好，今晚是准有的。

黄氏 再打了一只时，我的莲儿又可以多一样嫁妆了。我还想替她到城里去买一幅锦缎被面，买一个绣花帐檐哩。没有几个日子就要过门了。不赶快办，恐怕来不及。

福生 我这次若打了一只大点儿的，也不必抬到城里去请赏，最好把皮剥下来替莲儿做一床褥子，倒也显得我们猎户人家的本色。我打了第一只虎的时候，就有这个意思。莲儿，你……（回头不见莲儿）莲儿怎么不进来？

黄氏 她大约听得说她的事，不好意思，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吧。

福生 象她这一向还好，从前她真是不听说，真把我气死了。

黄氏 我不也是很气吗，听她晚上那样的哭，我又是恨，又是可怜……那颠子还在庙里吗？

福生 唔，还在庙里。住在那戏台下面。我本想把他驱逐出境，怎奈地方人见他年纪又轻，又没有父母，

也不过有些傻里傻气，并不为非作歹，所以都不肯照我的意思办，我也不好把我的意思说出来。

黄氏 不过近来也没有看见他走我们门口过身了。

福生 大约是受了我那一次的打骂，不敢再来了吧。那种颠子单骂他两句，他是不怕的。

祖母 可是那孩子也真可怜啊。你骂他两句不要他再来了就够了，打他做什么呢？

福生 你老人家哪里晓得，那孩子看去好象很颠，可是他对莲儿一点也不颠，我起初以为他是颠子，所以莲儿和他玩耍，我也不大管他，后来人大了，他还天天来找莲儿谈笑，莲儿也仿佛非他很不快活，我方晓得这事不是玩的。那时候他的母亲刚死不久，我好好地对他说，我荐他到田家墩一家农家去看牛。他说他不愿到那样远的地方去，又说他虽然无家可归了，但怎么样也不肯离开仙姑岭。从那时起，他就在庙里的戏台底下过日子。可怜也实在可怜。但是一想到他会害得我的莲儿不肯出嫁，真是可恨。

黄氏 好了。现在也不必恨他了。倒因为他的缘故，使我们替莲儿选了现在这一家好人家。

福生 （忽然想起）喂，前天莲儿到那里去来？

黄氏 同下屋张二姑娘到坳背李大机匠师傅家里去来。我要她送几斤虎肉去，顺便问他那匹布织完没有。

福生 以后要屠大爷送去好哪，姑娘们不要到外面跑。我仿佛看见她走那一边岭上下来的呢。

黄氏 你为什么问起这事呢？

福生 莲儿有好久没有出门，我恐怕她又跑到庙里去。

祖母 到庙里去敬敬菩萨有什么要紧？

福生 到庙里去敬敬菩萨自然没有什么要紧，我只怕她又去会那颠子呢。

黄氏 有张二姑娘跟着决没有那回事。并且莲儿自从定了亲，也早已把那颠子忘了。

福生 唯愿得如此才好。

（此时外面有人声对话。李东阳带何维贵来访福生。屠大迎之）

屠大 （在内）哦，李大公来了。请进。

李 （在内）哦，大司务，福生在家吗？

屠大 （在内）在火房里坐。请进。

（登场）客来了。（退场）

（李何登场，福生等起迎）

李 魏老板！

福生 哦！甲长先生来了。请坐，请坐。这位是谁？

李 这是舍亲，姓何。住在垵里。（长沙东乡称田野间为“垵”，山谷间为“冲”）

福生 原来是何大哥。几时进冲来的？

何 就是今天下午来的。

李 他是今天下午进冲的。他家几代住在垵里务农，很少到冲里来的时候。他是我的侄郎的哥哥。前回我到垵里去办事，在他家歇了一夜。谈起冲里过得怎样的有趣，柴火怎么的多，坡土怎样的好，晚上怎样可以听得老虎豹子叫。把这位老兄喜欢的不亦乐乎。又谈起你家新近打了两只虎，于今一只抬到城里请赏去了，一只还关在笼里让人家看。他家里人

从来没有见过老虎，个个都想来看看。这位老哥，尤其动了意马心猿，一定要同我来。他家的父亲说这几天事忙，要他隔几天来，所以今天才来。我也今天才从春华市回来。

何 （忽听得什么叫，忙着扯住李手）这是不是虎叫？

福 生 （笑，同座皆笑）这不是虎叫，这是我家后面猪圈里猪叫。

何 忽么冲里的猪叫法不同？

李 冲里的猪和垵里的猪原是一样叫的，恐怕是你的耳朵作怪吧。……第二次打的虎也抬到城里去了吗？

福 生 抬去四五天了。

李 怎么你没有去？

福 生 我没有去。要老二送去了，顺便办一些货回。我在家还有些事情要做呢。

李 那么，维贵，你来得不凑巧。你那样要看虎，及至进冲来，虎又抬去了。

黄 氏 （一面献茶与客）真是。何大哥，若早五六天来还可以看得到哩。嗟哟，没有抬去的时候看的人真不知道多少啊。就是抬去之后两三天还有许多人赶来要看的，都看个空回去了。最有趣的是周家新屋的三太太从城里回，也来看虎，她逼近笼子侧边站着，听得虎一叫，人往后面一退，两手望前一拍，把手上截的一对玉钏子也打得粉碎了。

何 暖呀。好凶！

李 （笑了）你家捉了虎的事，真传得远，连春华市那一边都知道了。那地方的都总太太都想来看一看

呢。可惜你们家就把它送到城里去了。

福 生 不要紧。今晚若是运气好的时候，还可以打一只。不过恐怕捉不到活的罢。

李 什么，又装了陷笼吗？

福 生 不是陷笼，是抬枪。现在等人静一点，就要上线呢。

李 装在什么地方？

福 生 装在后面的岭上。

李 那地方没有人走吗？

福 生 这样的晚上有谁要跑那边岭上去，并且谁不知道昨天已经发了山。

李 那么恭喜你今晚一定打一只大虎，明天还要请我喝一杯喜酒呢。

福 生 那自然啦。正应请甲长先生喝喜酒的。我的莲儿就是这几天要过门了。今晚若是打了一只虎，我要把喜酒更热闹地办他一下，请甲长先生多喝几杯。

李 哦，不错，听说莲姑娘就是这几天要过门了。我还没有预备一点添箱的礼物哩。

黄 氏 噯哟，大公不要又来费心。前天承大娵驰送来了一个布，两个被面，我们已经不敢当得很。

李 哪里的话。应当的，正应当的。陈家几时过礼？

黄 氏 初一过礼。

李 你们这头亲事真说得好。真是门当户对。不要说我们的门前上下，就是我们这镇里都是少有的。

黄 氏 你老人家说得好。

（屠大登场）

屠 大 大老板，我们可去上线了吧。

福 生 （时房中久已点灯，炉中柴火熊熊，福生起视窗外）可以去了。你们要小心些呀。

屠 大 晓得的。

李 你们家这位屠司务真是个好人。

福 生 哼。他很可靠。

黄 氏 有一句讲一句。屠司务真是个老实人。他在我家做了五六年长工从来没和我们家里闹过半句嘴。哦……说起又记起来了。你老人家家里的二姑娘不也是不久要出阁了吗？

李 唔。明年三月安排把她嫁到金鸡坡侯家里去。

黄 氏 侯家里！那真是好人家呀。三十几人吃茶饭，长工都请了七八个。二姑娘嫁到那样的人家真是享福啊。

李 嗨，分得她们有什么福享，不过可以不挨饿罢了。他家的媳妇是有名的不容易做的。要起得早，睡得晚，纺纱织麻，斟茶煮饭，浆衣洗裳不在讲，还得到坡里栽红薯，田里收稻。一年到头劳苦得要死。若是生了一男半女更麻烦了。

黄 氏 不过也要这样的人家才是真正的好人家。越是一家人勤快，越是兴旺。

李 是。我也正是取他家这一点，才把我的二女看到他家去。她的娘疼爱女儿，听说侯家里是那样的人家，起初还不肯回红庚呢。

祖 母 福生，你叫胡二爷到柴屋里去弄些硬柴来。今晚若是打了虎还有好一会耽擱呢。

福 生 我自己去吧。（起身出门）

李 娵，你老人家真健旺得很。

祖母 唉，讲给大公听，到底年纪来了，现在也不象从前那样结实啊。

何 你老人家今年几十岁了？

李 你猜猜看。

何 我看……和我的挨驹上下年纪吧？

黄氏 她老人家有多大年纪？

何 今年七十五岁。

黄氏 那么比我的挨驹还小一岁呢。

李 他的挨驹也健旺得很，我早几天在他家里，还看见她老人家替她的孙儿绣兜肚呢。

黄氏 我的挨驹眼睛不如从前了，可就是脚力好。仙姑殿那样陡的山，她老人家还爬得上去。从半山到正殿去不还有一百二十来级的石台阶吗？她老人家一气上去还不费多大气力，反把我走得脚软手麻气都喘不过来。

李 我们后班子真不及老班子啊。（班子即辈之意）

黄氏 是啊。

祖母 我们算什么，你没有看见你的公公呢。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那一个不说他健旺。八十岁那年还和后班子赌狠，推起两石谷子上山呢。

何 唉呀，我都做不到。

祖母 你们十八九岁的人，是“出山虎子”，正是有劲的时候，有什么做不到。

（福生抱柴来，放在火炉里）

福生 你们讲什么？

李 我们正谈起现在这班少年还不及老班子的有劲啊。

福生 这是实在的话。就拿我们猎户讲，现在的猎户那里及得从前的猎户的本事高。不过打猎的器械和方法都比从前精巧些，也不必费从前那样多的力了。

何 魏老板，你府上从前那两只虎是怎样打的呢？

福生 说起来，也很有趣，我们去年也还打过几只，可没有今年这两只来得容易。第一只尤其来得容易，那时我家刚做好一只陷笼，还没有抬到山上去装置，就把它放在猪圈后面，把笼门打开，原只望万一关一两只小小野物。不想睡到半夜忽然听得猪圈里的猪大乱起来，接连听得几声扯锯子似的大吼。我们爬起来，拿了猎枪，虎叉，掌起灯，望猪圈后面一看时：原来笼子里早陷了一只小牛似的猛虎。那只虎走我们屋边过身，听得猪圈里有猪叫，想来吃猪，没有别的路可以进来，便走那笼子里钻进来，用爪子猛力去爬猪圈，不想机关一动，后面的门就关下来，再也别想出去了。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木笼，比前一个更加精巧得多。抬起装在那条岭上的乱树中间。四周围都用树枝盖好，只留一条进路。笼子后面又放些猪羊鸡鸭之类，都替它们缚了腿子，让它们在里面乱弹乱叫。冬天里的饿虎，走岭上过身，听得乱树中有生物叫着，那会不进去找食物的咧？果然第三天的晚上，我们又装了一只老虎，这就是五天前抬上城请赏的那一只。

何 打虎就这样容易吗？

福生 那里。这不过我的运气好罢。遇着难对付的还是要费无穷的气力。你不看见仙姑岭下有一个长坡吗？